



詩  
古傳  
詩  
自五

服部文庫  
117  
162  
3



117  
162  
3

詩書古傳卷第五

日本 信陽太宰純 輯



鄘

柏舟

孔子曰。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孔叢子詳見周南。  
孝平王后者。王莽之女。漢孝平帝之后也。后素婉淑。有節行。時平帝即位。后年九歲。莽秉政。效霍光故事。以女配帝。皇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太師大司徒大司空以下四十人。皮弁素積而告宗廟。

詩書古傳

卷第五

馬山房

明年春遣司徒司空左右將軍奉乘輦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司徒授璽綬登車稱警蹕時自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畢遂正后位立歲餘帝崩後復數年莽篡漢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后每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孫建世子豫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傍侍御因廢疾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延燒未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節行不以存亡虧改詩曰髮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列女傳貞順傳

君子偕老

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用管仲甯戚行霸道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朝入閨衛姬望見桓公脫簪珥解環佩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耶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悅容貌淫樂者鐘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抑抑者喪禍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音揚意在衛也是以請桓公許諾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蒞朝也

恭而氣下。言則徐徐。無伐國之志。是釋衛也。桓公曰。善。乃立衛姬為夫人。號管仲為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矣。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列女傳賢明傳

鶉之奔奔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云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

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左氏傳詳

見召南草蟲。杜預曰。鶉之賁賁。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鶉之姜姜。鶉之賁

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禮記表記篇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

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

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

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

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

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韓詩外傳第九卷

蝮蝮

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韓詩

外傳詳見邶風雄雉

相鼠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左氏傳。襄公二十七年。杜預曰。相鼠。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己言其闇甚。

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

乎。左氏傳。昭公三年。

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左氏傳。定公十年。

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記。禮運。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為樂。飲。請無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

請無下  
一本有  
為字

言言可傳 卷第五 四  
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獸以力為政。彊者犯弱。故曰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為政。彊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酒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

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

百姓肅也。

晏子春秋。純按禮也之也。恐當作耶。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欲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眾。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韓詩外傳 第一卷

韓詩外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乎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

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第一卷

又曰：君子有辨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身後彭祖。脩身自強，則名配堯禹。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信禮者也。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知節，不由禮則墮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移步，由禮則夷，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同上

又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同上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為

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

韓詩外傳詳見周頌

敬

韓詩外傳曰：王者之政，賢能不待知而舉，不肖不待須臾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義，則

歸之庶人。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雖庶民之子孫也。積學文。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傾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反側之民。上放而事之。官而衣食之。王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之無救。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第五卷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悞。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悞。子夏曰。微悞而勇若悞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為。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悞而勇若悞者可乎。臣

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悞。至。入門。杖劔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劔。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劔而士。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悞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鞞而坐。吾君單鞞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掄其一鞞而去之者。子耶我耶。



言書古傳 卷第五 七  
悃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園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悃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為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轍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

也。韓詩外傳第六卷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為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為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遄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

人不仁。無良左右。淫涵寡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韓詩外傳第九卷趙良見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

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史記商君傳漢書曰。定公十五年。正月。鼯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為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臯惡如彼。親用孔子。為夾谷

之會。齊人俵歸鄆。謹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為。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五行志

王尊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傳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漢書王尊傳

干旄

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左氏傳詳見。召南甘棠。

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尅。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闥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闥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

矣。而軍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己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韓詩

外傳第二卷

載馳

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

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左氏傳閔公二年純曰：惠公衛君。

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芣之四章。鄭伯拜。

公答拜。左氏傳文公十三年杜預曰：載馳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肝敢不承命。左氏傳襄公十九年。

杜預曰：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孔穎達曰：控于大邦。乃是載馳五章。而云四章者。文十三年。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于大邦。意在五章。而并賦四章。彼註已云四章以下。故於此略之。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蹶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

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韓詩外傳第二卷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

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同上。

純按視我毛詩作視爾。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中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眾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

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同上。純按列女傳有樊姬傳。與此事同而所引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為雄。如使邊

詩異見衛之碩人。

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  
 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  
 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  
 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  
 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  
 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  
 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  
 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  
 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列女傳  
 仁智傳

衛

淇奧

韓宣子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奧。宣子賦

木瓜

左氏傳昭公二年杜預曰淇澳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

禮記曰。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  
 誼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  
 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  
 可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大學  
 篇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也。論語學而篇

荀子曰。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為天子寶。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

為天下列士。大略篇孔子曰。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孔叢子。詳見周南。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

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韓詩外傳第二卷韓詩外傳曰。雩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星墜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晝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也。



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民饑。道有死人。寇賊並起。上下乖離。隣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循。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磋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第二卷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韓詩外傳第九卷說苑曰。夫學者。宗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

言書古傳 卷第五  
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縶。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建本篇

婕妤者。左曹越騎班况之女。漢成帝之婕妤也。賢才通辯。始以選入宮。為小使。俄而大幸。為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末。王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每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必三復之。每進見。上疏。依古禮。鴻嘉後。成帝稍陰於女寵。趙飛燕姊妹有寵于帝。驕妬。譖訴婕妤。挾邪詛呪。帝考問之。婕妤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

福為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弗為也。上善其對而憐憫之。賜黃金百斤。時飛燕忌妬。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云。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後薨。葬於園。君子謂其賦哀而不傷。詩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此班婕妤之謂也。列女傳辯通傳純按漢書賦文多。今不錄。

考槃

孔子曰。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孔叢子詳見周南。

碩人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左氏傳隱公三年。

禮記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中庸篇尚絅詩作襲衣。鄭之羊篇亦

有此句。傳母者。齊女之傳母也。女為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狡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傳母

言書世傳 卷第五  
見其頰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為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為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脩整。衣錦綉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頰。衣錦綉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礪女之心。以高節。以為人君之子弟。為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脩。君子善傳母之防未然也。列女傳 母儀傳  
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肉。王改過勤政。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晏也。得無饑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饑

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中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乎。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竊聞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

敖而進之王。以為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大夫夙夜。無使君勞。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列女傳賢明傳。純按毛詩夜作退。

氓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

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左氏傳成公八年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禮記坊記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當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禮記表記

詩書古傳

卷第五

六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安。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詩曰。吁嗟女。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韓詩外傳第二卷

鹽鐵論。文學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錯幣篇

荊蘭

說苑曰。知天道者冠鉢。知地道者履躡。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鞬。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

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荊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脩文篇。純按鞬當作鞬。

河廣

好德如河廣。鹽鐵論詳見周南關雎。

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鹽鐵論執務篇

有狐

韓詩外傳曰。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

言書古傳 卷第五  
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處饑渴。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第三卷

### 木瓜

韓宣子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左氏傳已見淇澳。杜預曰。木瓜義取於欲厚報以為好。

問曰。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於吳。其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仇。惡其妻楚王母也。然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賢之親親也。子胥與吳何親乎。曰。子胥已困于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為復仇。名譽甚著。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越絕書叙外傳記

孔子曰。於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孔叢子詳見周南。新書曰。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后貴者始差。殺膳下泆。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賞差。殺不下泆。上不舉樂。故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

至則羣臣附官無蔚藏。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為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禮篇

詩書古傳卷第五 終

詩書古傳卷第六

日本 信陽太宰純 輯

詩

王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云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左氏傳詳見周南

黍離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詵。詵少而立。以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使也。蒼唐曰。臣請使。



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鴈。遂求北犬。晨鴈。賫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鴈。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幣。使得小國侯。君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則側者皆入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

可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訴召中山君。以為嗣。詩曰。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敝車罷馬而已。亦將

喻誠信。通氣志明好惡。然後可使也。韓詩外傳第八卷。又見說苑奉

使篇。此此為詳。於是壽閱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新序詳見邶之二子乘舟。

中谷有蓷

韓詩外傳曰。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芟淺。未必擗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擗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其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

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愁憂。乾喉焦唇。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第二卷純

按掇詩作啜。下同。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踈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踈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韓詩外傳第二卷

宋祁葛藟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左氏傳文 公七年

曾子大車 言下貫而風之，一曰無內軛而代

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為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已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間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家語曲禮公 西赤問篇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子於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揖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為子復之，適為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梱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不悅，曰：古之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君，其室宮節，不侵生民之居，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

故未嘗聞譴請葬人主之宮者也。今君侈為宮室，奪人之居，廣為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傲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昔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逢於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解衰去經，布衣

滕履玄冠，莛武踊而不哭，躡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

晏子春秋

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列女傳詳見邶之谷風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為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可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彘填溝壑，妾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

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此之謂也。列女傳貞

順傳

漢哀帝建平二年。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附葬之禮。自周興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

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遂葬定陶。漢書哀帝紀

鄭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云。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左氏傳詳見周南

漢書曰。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皐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虢會為大。特執與儉。密侈貪冒。

君若寄帑與賄周亂而敝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  
 奉辭伐罪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  
 黎之後也黎為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  
 材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  
 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百物  
 以佐舜其後皆不失祠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  
 偏也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後三年  
 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  
 地右雒左洧食溱洧焉土陜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  
 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出其東門篇

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管兮恂盱且樂

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溱洧篇此其風也地理志

緇衣

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  
 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  
 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  
 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  
 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  
 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  
 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

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

壹。左氏傳。襄公二十六年。杜預曰。緇衣。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祭兮。言不敢違遠於晉。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

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禮記。緇衣

篇

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孔叢子。詳見周南。

將仲子

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云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

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左氏傳。詳

見緇衣。杜預曰。將仲子。義取衆言可畏。言衛侯雖別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為臣執君。

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

知其在此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

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

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

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

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

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

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夙夜征行。不違啓處。猶懼無及。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補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

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國語晉語四

大叔于田

家語曰。邶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為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好生篇。純按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鄭風大旄之忠告至矣哉。干旄。鄭詩。非邶詩也。前後三者必有誤矣。而王肅註亦無辯焉。不知何說。今姑從詩辭。載諸此云。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

元維案兩驂如舞。成文之至也。故孔子本因此句以立言。而竿旄之詩。素絲純之。良馬四之。是亦告以執此法以御民者也。民豈不化乎。故夫子深嘆曰。竿旄。子告至矣哉。恐非誤也。但此詩當鄭詩之誤。



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耻。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耻。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鞭。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

鞭一本  
作策

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廁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孔叢子刑論篇韓詩外傳曰。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流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為己用也。無道以御

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  
驂如舞，貴能御也。第二卷  
又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  
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  
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  
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  
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  
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  
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  
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

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  
驂如舞。此之謂也。同上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  
善哉。東野畢之御上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  
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  
人乎。顏淵退，俄而廐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  
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  
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  
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  
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

者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土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喙。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韓詩外傳第二卷

清人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左氏傳閔公二年

羔裘

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左氏傳襄公二十七年

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齋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予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摯兮。宣子喜曰。鄭其

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左氏傳昭公十六年。杜預曰。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己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彥兮。以美韓子。

崔杼既弒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大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為壇三仞。培其下。以甲于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鉤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

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栝血仰天嘆曰。嗚呼。崔子為無道而弒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為天討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為

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于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晏子春秋純按二維字讀為唯。蘩詩作藟。又按韓詩外傳第二卷所載與此大同。而此其文略。故茲不錄。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為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

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鉄鎖，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韓詩外傳第二卷

韓詩外傳曰：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故為人父者，具願以為子。為人子者，則願以為父。為人君者，則願以為臣。為人臣者，則願以為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

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第二卷

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公曰。諾。晏子曰。鄧聚為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為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韓詩外傳第九卷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

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將以荆伯柳為西河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左右皆曰。解狐。荆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寬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沒。可謂勇矣。詩曰。邦之司直。同上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聞於國中。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

言言古傳 卷第六 十五  
善如此者。措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者也。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名聲日顯。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同止鄭瞽者。鄭女之嬴媵。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子瞽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王曰。行者顧。子瞽不顧。王曰。顧。吾以女為夫人。子瞽復不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瞽遂不顧。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祿也。一顧

可以得之。已得而遂不顧。何也。子瞽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為容。今者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是妾貪貴樂利。以忘義理也。苟忘義理。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為夫人。處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以為太子。王問之於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子。既置而出之。必為亂矣。且其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問於夫人。子瞽曰。令尹之言。信可從也。王不聽。遂立之。其後商臣以子上救蔡之事。譖子上而殺之。子瞽謂其保曰。吾聞婦人之事。在

詩書世傳 卷第六 十一  
於饋食之間而已。雖然，心之所見，吾不能藏。夫昔者  
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怨之，譖而殺之。王不  
能察，遂辜無罪。是白黑顛倒，上下錯謬也。王多寵子，  
皆欲得國，太子貪忍，恐失其所。王又不明，無以照之。  
庶嫡分爭，禍必興焉。後王又欲立公子職，職、商、臣、庶  
弟也。子奢退而與其保言曰：「吾聞信不見疑，今者王  
必將以職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於王。王  
不應，其以太子為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夫見疑而  
生，衆人孰知其不然，與其無義而生，不如死以明之。  
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保母以

其言通於王。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與師作  
亂，圍王宮。王請食，熊蹯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經。君子  
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誠之。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列女傳  
節義傳

漢書曰：蓋寬饒為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  
司直，無以加也。蓋寬饒  
傳贊

### 有女同車

子旗賦有女同車。左氏傳詳見羔裘，杜預曰：有女  
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宜子之志。  
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  
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



詩書古傳 卷第六  
以輜輶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大夫致幣。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箒。掌衣履。拂枕席。託為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污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污之人。王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

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列女傳貞順傳

穉兮

子柳賦穉兮。左氏傳詳見羔裘杜預曰穉兮詩取其倡予和女言宜子倡己將和從之

褰裳

鄭六卿餞宣子於郊。云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左氏傳詳見羔裘杜預曰言宜子思己將有褰裳之

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而曠國也  
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

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呂氏春秋水人篇

風雨

子游賦風雨左氏傳詳見羔裘杜預曰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野有蔓草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云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左氏傳詳見召南草蟲杜預曰野有蔓草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鄭六卿餞宣子於郊云子齋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左氏傳詳見羔裘杜預曰野有蔓草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家語致思篇純按韓詩外

傳程子作齊程本子

詩書古傳卷第六終



